

# 唐诗名篇的人生哲理

## 唐诗的人生的境界与智慧

人生就怕格局小，这格局就是境界的代名词。格局的大小，境界的高下，也预先决定了人生成败的几率和人生质量的高低。

志当存高远，因为唯有登高方能望远，目标远大方有高远的境界和人生前景。少年毛泽东有一首广为传诵的《咏蛙诗》独蹲池塘如虎踞，黄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书写的对象是一只小小的青蛙，但这只青蛙气象不凡，俨然有一派虎视四方的王霸气象。

## 善于开拓个人生存空间

人两手空空，握着双拳来到这个世间，获得资源，在激烈的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是生存下去并生存得更好的不法之门。

如果一个人善于借力造势，就更能够赢得活动空间和预期的成功。白居易正是借名人之势一举成名。唐张固《幽闲鼓吹》载，白居易刚到京城应举，呈递作品拜见当时的名人顾况，顾况自己本就很骄傲，很少推许他人，所以他看了白居易的名字后就开玩笑说：“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但是等到看到白

居易诗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句子，却大加赞誉，主动认错：“有句如此居天下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这首诗就是《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诗中用生机勃勃的古原草作比兴，来表达对友人的情意，在时间上草枯草荣绵绵不绝；在空间上芳草碧连天，对于友人的思念也是如此，不因时间的变化和空间的阻隔有所改变。

自造其势，辅之以个人实力，即使不借助他人也可以开拓出一片发挥空间。唐薛用弱《集异记》载陈子昂刚从四川家乡到长安，默默无闻很是苦恼，但是一天在集市上看到有人卖胡琴，要价百万，周围的有钱人传来传去，无人能够辨别，陈子昂灵机一动，抓住机会上前买下这架琴，众人皆惊，陈子昂解释道：“我善于此道，”众人都希望听他演奏。陈子昂就和大家约定第二天到长安宣场里见面。等到第二天很多人如期而至，陈子昂已经准备好了酒席和琴，酒足饭饱之后，陈子昂捧起琴来，说了一番出人意料的话。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

然后举而碎之，以其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郡，这一举成名的效果完全是陈子昂自己独立制造出来的。陈子昂初

到长安人生地不熟，却能够借助一架古琴的交易，迅速在心高气傲，见多识广的长安人中留下深刻印象，获得一席之地。他这番颇具现代意味的“自我推销”之举实在可以让我们当作很好的广告文案。在当代社会发展节奏越来越快，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的今天，善于张扬，善于表现自己显得越来越重要。人生苦短，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被动地等待别人的发掘和机会的光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更多的时候我们应当自己充当自己的伯乐。

### 明于退却 勇于放弃

敢于进取，激流勇进，需要智慧。敢于放弃，懂得适度的放弃与退却，以获得适度的迂回时间和休养生息的空间，这同样需要不凡的智慧。

人生需要平衡和清醒，当陷于激流勇进的迷狂中，也许只有放弃才会使人变得清醒。最受唐诗人关注的历史人物李斯的人生悲喜剧大约可以说明这一点。

李斯是一位从底层奋斗起家的典型，他的人生在一般人看来非常成功，后来在秦帝国身上就留下了太多李斯的痕迹，比如郡县制度，传国玉玺的制作，焚书坑儒多是他的主意。他也是唐诗人笔触最为关注的人物。因为是他只知道进取，但是不懂放弃，不懂得适可而止。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李斯是楚

国上蔡人，年轻时作粮仓管理员，一次看到厕中老鼠食不洁，而且担惊受怕，但是粮仓的老鼠吃得肥肥大大，还不受惊吓，很有感触：“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而！”立志学习帝王之术，后来到秦国做官，辅佐秦王统一六国官至宰相，权势炙手可热，“诸男皆娶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一次他的儿子李由回家探亲，李斯设酒于家，百官皆前为寿，门庭车骑无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黔首，上不知其弩下，遂擢至此，当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而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荀卿就是大家熟知的先秦名人荀子，他是李斯的老师，当年就告诫过李斯做人做事要留有余地，适可而止。此时李斯知道自己富贵已极，事业已经达到巅峰，但是他说：“未知所税驾，不知道如何，停下进取的脚步”。这当然是他的托词，舍不得已经习惯了的荣华富贵才是真的。

既然不能急流勇退，后来秦始皇死，李斯为宦官赵高所陷害，被腰斩，夷三族，在狱中，他对自己的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此时，李斯倒是希望自己回到家乡和自己的家人过一种牵狗打猎的普通生活，但是当日不知退步，等到后来被贪婪压倒的时候想退步已经晚了。李斯的教训，成为唐诗人不断咏叹的主题。李白的《行路难》就说陆机雄才岂不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

上蔡苍鹰何足道？

君不见关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刘禹锡《题欹器图》

秦国功成思税驾，晋臣名遂叹危机，无因上蔡牵黄犬，愿作丹徒一布衣。

韦庄《题李斯传》

蜀魄湘魂万古悲，未悲秦相死秦时。临刑莫恨仓中鼠，上蔡东门去自迟。

对李斯在进退上的不明智选择，从而导致人生全面崩盘，都表现了极大的惋惜。《红楼梦》里边的一幅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对此倒是很好的写照。

其实盛极而衰本就是人所不能抗拒的规律，我们不能抗拒规律，也不能改变规律，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去调节，去适应规律，从而使我们自己尽可能不做命运的奴隶，而最大限度成为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

天高地厚，戏台不应该由一个人把持，既然自己的戏份已经做完，那么赶紧谢幕，在掌声消失，让别人上场，不要等到嘘声四起或者砖头打上来的时候，才不得不仓皇而去，咸丰年间以咏史诗闻名的胡曾，博览古今，对这种不解进退的后果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在《上蔡》中说：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

何事望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

在古代“血染衣”当然是最坏的结果之一了。今天或者没有这样严重，但是心力交悴，事业败落恐怕也是不可避免。

历史往往喜欢重复，我们今天的处境，未必比古人好多少，而我们的聪明才智，其实比古人高多少。忙忙碌碌的现代人，欲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烈，压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可偏偏什么想要，什么都想做好。结果，英年早逝，中年猝死便成了不是新闻的新闻。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对于善于坚持者说是如此，对于善于放弃者同样是如此。

### 为人生增些灵气

相信没有人喜欢俗气，哪怕是个俗人，他也是喜欢雅致的。附庸风雅这个词实际上也说明了人的这种趋雅心理。苏轼有一首《於潜僧绿筠轩》诗写得好：

可以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

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

而诗歌是医俗的良药。

众所周知，唐帝国空前的强盛和富足，太宗李世民征讨四夷，最后被奉为“天可汗”诗圣杜甫在《忆昔二首》中也曾很怀念开元盛世的幸福生活。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富足安定的生活，使得唐人几乎个个成了雅士。从皇帝到贵族，从朝廷的王公大臣到市井的引车卖浆之流，几乎人人都笼罩着诗歌的灵气，富足而不俗气，这也是刚刚脱离贫困进入富足的我们所应该学习的。

喜欢诗歌，喜欢艺术，喜欢充满灵气的生活是唐人的共性。

罗隐是晚唐名家，咏叹蜜蜂的《蜂》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咏叹诸葛亮的《筹笔驿》

抛掷南乡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儒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惟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像我们熟知唐才子元稹，大家都熟悉他的一些情真意切的

悼亡诗。

如《离思》五首其四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像修道半缘君。

写亡妻的不可替代性，曾经沧海了天下再没有可观之水，曾经巫山，天下再没有入眼的云朵，经历了韦丛这样的妻子，纵然眼前美女如云，元稹也没有兴趣，歌咏爱情之真挚，元稹的诗歌可以说一时无两，经年流播之下已经成为忠诚于爱情的符号。

仓廩实而知礼节，这是三千多年前古人就有的观念，我们今天的物质水平当然远远超过古人，但我们的欲望也十倍千倍于古人，当我们忙忙碌碌于自己无尽物质追求的时候，不妨回首注意一下那遥远诗歌的灵光，让它浸润一下那逐渐被现代物质文明异化的心灵。

## 唐诗的人生精神

### 一、功业与理想

宏豁大气是唐人功业理想的主调。他们可以是满怀经世济民的信念，苦己利人；可以满怀悲悯之情，以一种慈悲之心，挽救世人；可以不假掩饰，直指个人功利目的；甚至可以以一时的称心快意而把酒当歌，——正是这种功业理想构成了唐人多姿多彩的人生精神基础，成为大唐气象的核心内容。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中，恍然发现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脆弱，人的生存又是如此寂寞荒凉！陈子昂正是以超凡的宇宙意识，如空谷足音，开拓出一种新的境界，而唐人的不朽的信念和建功立业的理想，便以此为基础，不拘泥于出生之地的狭小空间，不再满足于生存的小小世界的惬意，旺盛的精力和开阔的眼界使唐人焕发了强大的生命力。

独善其身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以天地万民的福祉为己任在它们看来才是理所当然的，为此哪怕是屡受挫折，也九死而未悔。人不分贵贱，地不分南北，只要有才能，只要有这种用世之志，人人都可以一展胸怀，人人都可以平步青云，唐帝国提供了这种空间，也提供了这种可能。

率真和执著，是唐人精神的又一内容。因为率真，这个世界在他们眼中往往像儿童的世界单纯、清澈，几乎没有任何杂质，我们看李白的《古朗月行》。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白云端。

仙人垂两足，枯树作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

诗人眼中的圆月，没有历代作者眼中那么多情感积淀和历

则神话——嫦娥奔月和白兔捣药的神话。

因为率真，所以朋友之间的情谊也是那么简单而有韵味，不需要雕饰，随便得如同陌生人间一样，因为率真，所以简单，哪怕是面对着军国大事，哪怕是回首历史风烟，唐人的思维依旧是那么单纯。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是杜牧《赤壁》，数百年前的那场决定天下天势的战争中，风云际会，英雄辈出，不知葬送了多少生命，虽然后来有无数的政治家去总结，无数的军事家去分析，无数的骚人墨客去咏叹，但至今已经无迹可寻——除了杜牧手上那截锈迹斑斑的兵器，除了那尚存传说的铜雀台。但是，在率真的杜牧看来，那场战争只不过天公作美，东风帮了周瑜一把而已。

率真与执著，在唐人的世界中好像是一对孪生的孩子。因为率真，所以执著；或者也可以说，因为执著，所以率真。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下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飘逸，依旧豪情不改，充满一往无前的豪气。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唐人的执著不仅在于功业，也在于情感，包括爱情。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这是李商隐的《无题》诗，相见难，离别难，音信相通又能如何？任凭自己如雨风摧残之下花朵日渐消瘦，直到春蚕丝尽，蜡炬泪干，也无怨无悔。

历史的烟尘滚滚而过，人们习惯于努力改变着周围的一切，包括人们自己。但是，总有些事情要坚持，总有些事情要永恒，像这千年之前唐诗的率真和执著精神。

### 三、自信与自尊

自信与自尊同样是唐诗人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尊自信首先是一种时代精神，一种基于自身强大而散发出的百无禁忌的气度。

射四方，令人油然而生无事不可为、无事不敢为的一往无前之慨。这是一个对于个人的力量充满自信的时代，一个没有懦夫、没有胆小鬼的时代。

回首唐朝，那真是一个充满机遇时代，也是一个充满传奇的时代。今天的寒士，也许就是明天的显贵，昨日的弃儿，也许就是明日的将军。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在唐代，从田舍到天子堂这段距离，有太多的途径可以走通，科举、从军、干谒。于是，人们因为自信，所以自强，因为自强，所以自尊。心比天高的李白，根本不屑于参加科举，他认为凭借自己的天才，直接就可以博得天下名，做帝王之师才是自己的本分，所以他在干谒的时候，言谈举止充满道人的豪气；“百万买宅，千万买邻”唐朝诗人身上这种流风遗韵，对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中，几乎很少往来的人来说，的确遥远了，《南史吕僧珍传》载：

宋季雅罢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侧。僧珍问宅价，曰：“一千一百万”，怪其贵，季雅曰：“一百万买宅，千万买邻”。

宋季雅这一大手笔背后，该需要多大的信心，对别人也是

球。

这种豪情，我们今天还剩多少？

因为视野的开阔，唐人对于宏伟壮阔的物象情有独钟。

因为崇尚宏阔，王之涣登上那小小的鹳雀楼，竟然也登出了一番大大气象：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登高能望远这道理似乎人人都懂，不是吗？王之涣再往前上推千年的荀子在《劝学》篇还把这作为浅显的道理用作劝人学习的论据：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

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

吾尝趾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

杜甫的一生颠沛流离，儿女都死了几个，但是他在众多的诗歌更多的咏叹是国家和人民的不幸，杜甫的诗表现的是理智和悲悯的情怀，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像他写下的《出塞》：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有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袭，岂在多杀伤？

杜甫不是一个战争主义者，而且国家大事自有肉食者谋，好像和自己大不相干，但是杜甫依旧满腔热情，习惯性的发表自己的意见：擒贼擒王，仁者无敌。那口气、那姿态，仿佛领兵的是自己，仿佛这场战争决定的是自己的命运。

在唐朝这个诗歌的黄金时代，为诗歌开拓了宏阔视野。

### 乐观积极的信念

在某种程度上，唐人是化解悲苦的大师，他总是善于把视线从伤感中引开，用亮丽的风景把阴霾冲散，不管有意无意，他们的视线总是指向最明亮的阳光底下。

翻开唐诗，随时可见唐人的乐观，乐观向上的精神实在为唐诗增色不少。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保持乐观的心态和精神不管对一个人的健康还是事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人生怎么会少得了沟沟坎坎？沟沟坎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应对这种沟沟坎坎的平和心态。小河流怎么就翻不了大船，缺乏这种精神，英雄也会气短。

秦末楚汉相争之际，“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最后

的败亡，就是如此，《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在边境被汉军十面埋伏击败，四面楚歌率军突围而出，渡过淮河，准备东渡乌江，此时乌江亭长整船而待：

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争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人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耳？”

可怜的项羽，最终没有选择渡江而去东山再起，而是选择了自刎。其实，他最终输在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乐观精神的缺乏上，当然后来也有人说他输在不能屡败屡战的厚脸上。杜牧《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倒是代表了唐人的思考，胜败本来就是兵家常事，怎么能为了一战的胜败得失就放不下这个面子，而灰心意冷，说出“天之亡我”这样的话呢？男子汉本就应该能屈能伸，在挫折时，不失卷土重来之志。

也许李唐王室崛起的晋阳一带就是胡汉杂居的地方，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劣根传统不那么浓厚，因此使得唐人想得开，想得活，保持了任何情况下都有开朗的一面，任何情况下都有爽朗笑声的传统。总是执著地认为前途一片光明的李白高亢的呐喊：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306015213011010102>